

医生开的药 为啥吃不完

生病看医生,为何医生开的药经常吃不完? 关注合理开药问题,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主任药师张晓乐,解放军总医院呼吸内科主任解立新为读者剖析过度开药的深层原因,试图找寻杜绝大处方的“处方”,以飨读者。

一问:药吃不完根源何在

张晓乐:开的药吃不完,原因比较复杂。一方面可能存在医院趋利的因素。绝大多数医院不鼓励医生开大处方,能够达到卫生行政部门要求的药占比不能超过 45%的要求,即药品占医疗业务收入比例不超过 45%。但医院的收入比较单一,特别是中小医院对药品的依赖比较强。在很多地方,政府投入的比例只占公立医院收入的 10%—20%,在经济欠发达地区,这个比例就更低。

另一方面是患者的原因。一些患者主动要求医生多开药、开好药。几年前,我曾经对 300 个门诊患者进行调查,了解患者的药物使用率。慢性病人药物的使用率最高达 80%以上,除非是换药或者是药物出现不良反应,才出现停药,所以手头存药比较多。而普通门诊尤其是急诊患者药物使用率比较低,不按医嘱服药,也会剩下药。腹泻、头疼的患者

有时开了药,吃了几次,症状消失了,就不吃了。还有的开了药压根就没吃。

二问:过度开药有何后果

张晓乐:医生开药有点像家里做饭,或多或少会有剩余。有的药吃不完,下次还能用,可以放入家庭的小药箱,如常见的感冒药。但有些药物不能随便囤着下次用,比如上次感冒细菌感染症状明显,医生开了抗菌药,而这一次是病毒性感冒,患者把上次开的抗菌药拿出来用就不对了。有的药物不用于常见病,可能吃一两次就够了,剩下的药物就永远剩下了,其实造成了药品资源的浪费。

另外,一些药品有特殊的存放要求,如果不符合存放条件,药物容易失效,这些药物对人体都会造成伤害。

解立新:与欧美日本等国比较,我国患者依从性差。比如胃溃疡,应该连续吃药 28 天,患者担心药物的副作用,有的只吃 3—4 天。

其实,不规范吃药不仅治疗效果会打折扣,导致病情延误,甚至出现并发症,比药品的副作用危害更大。特别是抗菌药,不规范使用导致病毒出现耐药性,最终可能会无药可治。

三问:规范开药有何制度

张晓乐:防止“大处方”由制度来规范。一是卫生部门考核医院的药占比不能突破 45%。在医院的日常管理中,会对医生高出平均金额的处方进行处方点评,患者是否为危重急症患者,为何要开更多的药和更贵的药,医生开处方的过程会得到实时的监控。

二是医保制度的规定。医保不仅对医院实行总额预付,超出部分要医院承担,对于患者用量,各地也都有一个大致的规定。北京的规定是,急诊 3 天、普通门诊 7 天、慢性病患者 15 天,10 种特殊疾病,包括三高、癌症等,可以开 1 个月的量。归根到底,杜绝大处方,切断以药补医的链条,要从体制上找原因,对公立医院补偿到位,不要让医院靠卖药挣钱。

解立新:患者开药的周期的长短,医保部门应根据疾病谱变化实行动态调整。比如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与吸烟、天气、老龄化相关,需要患者长期终生服药。目前医保政策还只能是一周开一次,患者只能不停地上医院开药。有关部门应定期调整,方便患者开药。

《人民日报》 2014.4.1 文 / 王君平

当“广场舞”成了噪音公害

“请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,立即停止违法行为!”3 月 29 日下午,在一阵急促的警报声后,温州市区松台广场上空不断地回荡着这句话。声音是从松台广场对面新国光商住广场 C 幢 4 楼平台发出的。平台上架了 6 个大喇叭,正对着松台广场,目的就是对抗不堪其扰的广场舞。从当天下午 2 点开始,“警告声”一直播放到傍晚 5 点多。一些广场舞大妈实在受不了了,陆续打道回府。(《杭州日报》4 月 1 日)

扯着大喇叭,对着居民区大放“民族风”的广场舞,已经成为不少城市居民的心头之患。跳舞的也不是没道理,这是强身健体、陶情冶性的娱乐方式,还能锻炼社交能力。而且舞迷们也不是恶人,多是大妈,就这么点爱好,还不让跳,好像有点说不过去。只是,苦了附近的居民,喇叭震天响,睡也睡不着,弄得小区的房子转手都困难;去说理吧,还架不住跳舞的人多势众,急火攻心,难免就有了过激行为。

仅以去年为例,4 月,成都一小区几

家临街住户由于长期受广场舞音乐困扰,一气之下向跳舞人群扔水弹;8 月,北京昌平区,由于邻居跳广场舞放音响过大影响了自己休息,56 岁的施某拿出家中藏匿的双筒猎枪朝天鸣枪,还放出饲养的 3 只藏獒冲散跳舞人群;10 月,武汉一小区内正在跳广场舞的人群遭楼上业主泼粪……眼下,温州的高音炮,虽属于“功能型武器”,实在也是不得已之举。据说去年 10 月,在业委会的牵头下,温州新国光商住广场 600 余位住户一起出钱,凑了 26 万元,买了一套扩音设备“还击”广场舞音乐。这份“齐心协力”,比交物业费爽快许多,也足以窥见两者之间的纠葛之深、“广场舞”的扰民之烦。

地方部门也没闲着,今年年初,温州鹿城区还发布了“广场舞公约”,并由公安、环保、城管等部门联合执法。只是,这就像猫抓老鼠的游戏,执法人员来了,大妈们就调低音量,走了又调高了。跳舞也是合理的民生需求,噪音则是明显的污染,地方部门也管了问

但这样的症结还是悬而未解,究竟谁该对此担责?

于理而言,跳舞的太吵,自然理亏在先,至于拿高音炮“以暴制暴”,也难以契合程序正义。但我们不妨从下面这组数字来窥视广场舞之争背后的事实:据统计,我国平均每 10 万人的运动场地数量只有 65.8 个,而日本和欧洲发达国家都在 200 个以上,截至 2010 年底,中国人均体育场面积仅为 1.2 平方米。2012 年年底发布的《“十二五”公共体育设施建设规划》规定,到 2015 年,中国人均体育场面积将达到 1.5 平方米以上,基本实现“县县都有公共体育场”。只是,这“1.5 平方米”的目标,还是不足美国的 1/10,不足日本的 1/12。面对这样的现实,围绕广场舞的爱恨情仇,该如何解决?

禁止与对抗都不是办法,舞还得跳,但又不能影响居民的正常生活,公共服务部门有责任和义务,去协调好两者间的矛盾。

《中国青年报》2014.4.2 文 / 邓海建

“年份酒”普遍存塑化剂问题

2012 年 11 月,国家质检总局通报了湖南省产商品质量监督检验院对 50 度酒鬼酒样品的检测结果,其中 D BP(邻苯二甲酸酯类物质,俗称塑化剂)最高检出值为 1.04m g/kg,超出标准 2.6 倍。

传导过程产生白酒塑化剂

对此,中国酒业协会发表声明称,我国白酒产品塑化剂含量限定标准正在研究之中,目前只有容器、包装方面有塑化剂标准,因此不存在白酒本身塑化剂“超标”一说。而且,我国规模以上企业的白酒产品中,塑化剂含量远远低于国外相关食品标准中对塑化剂含量指标的规定。

我国著名白酒评委张志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,白酒中塑化剂的产生主要是在传导过程中,白酒在生产时使用大量塑料软管、塑料桶,由于塑料软管、塑料桶与白酒长期接触,可能导致塑化剂溶出,另外,也不排除有的白酒酿造使用的原料酒、添加的香精香料可能含有塑化剂,进而引入到白酒最终产品中。



据食品安全网站放心 365 总裁高建明的介绍,作为一种环境内分泌干扰物,塑化剂对动物雌激素具有显著的干扰效应。长期摄入过量塑化剂,会损害男性生殖能力,促使女性性早熟以及对免疫系统和消化系统造成伤害。

高建明表示,白酒的包装材料也可能成为塑化剂问题的帮凶,比如塑料内塞,白酒灌装后,在整个贮存、运输、流通环节均有可能与添加塑化剂的内塞“亲密”接触,导致塑化剂的溶出,所以合格白酒出厂后,也有可能

抽检时发现含有塑化剂。

“年份酒”被测普遍含有塑化剂

截至目前,年份在两年以上的白酒,无论品牌,凡是送检的几乎都存在含有塑化剂的问题。

张志刚表示,这是因为酒鬼酒被曝出塑化剂事件是在一年半以前,引起各方重视之后,各酒企才开始严格生产和流通监管,甚至淘汰原有含塑料软管和塑料桶的设备,但是现在市场上流通的白酒产品往往都是在两三年以前生产的,这是由于白酒这种产品的特殊性——生产后一般要储存一段时间后才面向市场,因此可以说,现在市面上流通的白酒,无论品牌,几乎都有塑化剂问题。

而且,当时大部分地区白酒出厂检验项目中不包括塑化剂的检测,所以这些产品都是直接流入了市场,消费者一般也无法判定塑化剂的存在。

据有关专家介绍,自从酒鬼酒塑化剂事件曝出后,很多酒企迅速采取补救措施全面“禁塑”,并已取得一定成果。

《经济参考报》 2014.4.4

清明网推代客扫墓

近期,淘宝、58 同城等网站上就出现了代客扫墓业务,买家只要把钱打过去,卖家会按照买家的要求进行祭祀扫墓,服务包括代跪、代哭、代献花等,收费最高 600 元左右。不过,记者发现,虽然提供这种业务的网店不少,但多数店铺都显示零成交。 《重庆晚报》2014.4.2 文 / 万里

嘀嘀打车:补贴烧了 14 亿

根据嘀嘀打车披露的数据,从 2014 年 1 月 10 日至今的 77 天,嘀嘀打车用户从 2200 万增加至 1 亿,日均订单量从 35 万增长至 521.83 万。到 3 月 28 日,嘀嘀打车在覆盖的全国 178 个城市,日均订单达到 521.83 万单。

据统计,目前全国共有出租车约 100 万辆,从业司机 200 万人,而使用嘀嘀打车的司机数量为 90 万人。

艾媒咨询 CEO 张毅告诉记者,打车大战中嘀嘀和快的高调拼补贴依靠的是靠山腾讯和阿里,烧钱的最终目的是增加微信或支付宝的银行卡绑定数,并培养用户的移动支付习惯。从嘀嘀公布的数据看,一个用户的获取成本不到 20 元,非常划算,预期效果基本已经达到。

《京华时报》 2014.3.31 文 / 廖丰

孩童楼顶放风筝吓坏路人

近日,在郑州市中原区长城路西侧的杏树湾村口,三个十来岁的孩子,在六层民房楼顶放起了风筝。孩子们在楼顶跑来跑去,不时对着空中的风筝大笑大叫,他们眼光多看空中,非常吓人。

绿东村巡防中队队员岳永淑介绍,他和队友巡逻时,经常看到小孩子在楼顶跑着放风筝,“一旦孩子不小心跌落楼下,后果不堪设想。”

队员经了解得知,这些在楼顶放风筝的孩子,多是外来租住人员的孩子,家长们整天忙着做生意,小孩放学后,疏于看管。“希望家长和老师们一定要提醒孩子,随时注意安全。”

《郑州晚报》2014.4.1 文 / 徐富盈

女子愚人节发割腕照片被报警

4 月 1 日,重庆市民张勇(化名)在微信上收到前妻周春(化名)发来一张图片,打开一看,上面是一只被割得血淋淋的手。张勇生怕出意外,赶紧给周春打电话,此时,对方的电话已经打不通,于是,张勇从巴山的单位请假,打车往妻子居住的江北赶去。在路上,张勇报了警,并不停拨打前妻电话。最后,前妻终于接他的电话了。原来,她是在吵架后,也想趁着愚人节,发微信吓唬一下前夫。

《重庆晚报》2014.4.2 文 / 朱隽 等

身份证为何有神秘的 X?

1984 年的今天,中国开始实行居民身份证制度。1999 年 10 月 1 日,《国务院关于实行公民身份号码制度的决定》实施。为何有身份证号最后是 X? 其实,这是根据前 17 位算出的校验码。如尾号是 0—9,不会有 X,如是 10,则用 X 代替,能保证号码不多位。 中新网 2014.4.6

女子墓地“捉鬼”吓出恐怖症

武汉市 23 岁的小吴(化名)在清明节陪家人扫墓时,用手机随手一扫,扫出了“三只鬼影”。原来,两周前,小吴和同事闲聊时得知这一款“捉鬼”软件,胆小的小吴,忍不住好奇心真的扫出了“鬼影”,小吴被这“撞到鬼”的软件吓得不轻,一连三天失眠、幻视、神情恍惚,医生诊断小吴属于恐怖症的表现。

《武汉晚报》 2014.4.7 文 / 肖娟